

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

易恕致

——鐵匠張寄禪·銅匠會招吉·木匠齊白石

湘潭之匠與龍陽之相

很多初識我的朋友，總愛說我們湘潭「出怪人」。有時候我會感到很窘，無以為答；有時候我會打趣的說：「我們湘潭出將。」（醬與將諧音）。這句話我是套得同宗實甫先生的。當年王闓運向易實甫誇說我們湘潭的醬油，天下聞名，易實甫便以「湘潭出將」（醬）一語譴之。王闓運立即報以「龍陽出相」（易實甫世居湖南龍陽，人稱龍陽才子，俗稱龍陽君、相公，皆不雅之名）。兩人才氣縱橫，詞鋒銳利，尤其王闓運嬉笑成文，民初徐世昌要做總統，他曾口占一聯相譴：「民猶是也，國猶是也；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。」一時傳誦遐邇。

說起王闓運，真算得是我們湘潭的怪人，我生也晚，於其生平軼事，自未敢妄為「添箸」，僅此略述從先輩們的談話中所得一二以饗中外雜誌讀者諸君。

王闓運，字壬秋，亦名壬父；又號湘綺老人

。他老家離湘潭縣七里，在衡山至湘潭的驛路邊七里舖，毗接湘西岸的龍開河。那是一處山明水秀，風景宜人的好地方。如斯一代奇才，正可說是「地靈人傑」！

王闓運幼時就讀村塾，時經三年，日課不及百字，從朝至暮，猶訥訥不能成誦，同塾學童，都竊竊私議，甚有笑其魯鈍何以如此？塾師亦屢責之。我鄉塾師一貫的教學方法，是以三字經、論語、千家詩課蒙童，高聲朗誦，不求甚解。一家塾館，蒙童多至二十餘人；「滿堂麻拐叫，盡是讀書人」（鄉人俗稱青蛙為麻拐，亦有喻小孩子們為麻拐者）。正是這等村塾的最佳寫照。塾師對於頑劣的蒙童，每施以體罰，用一塊長約八寸，厚約一寸的木板，名為「誠尺」，有如今日議會席上的議事槌；法庭的驚堂木。凡蒙童在課業時嬉戲，即以之擊案，藉資震驚，發生阻嚇的作用，最主要的還是用作打頑童手掌的「刑具」，王闓運初在村塾的三年間，須日挨此「誠尺」的責罰。我鄉塾師們體罰學童，家長也不反對

，反而會說「板子底下出好人」。王闓運在其同學和嚴師交相恥責之下，忽自知羞憤，勉力苦學，凡日課不成誦，就不就食；晚課不得解，就不就寢，於是學業猛晉，年二十，博覽羣書，一目十行不忘。或謂王闓運少時曾旅長沙，以家貧無力買書，日至府後街搜購舊籍（長沙市府後街均為舊書店，較今臺北市之牯嶺街尤盛）。見某肆置資治通鑑珍本待售，遂日往翻閱，店東厭其寒儉，輒謂「你亦識是書」？他祇簡略的答了一句「不僅能識也。」店東益輕之：謂「若能背誦，則是書贈爾。」王闓運即朗朗然背誦不絕，店東驚為奇才，不敢食言，王闓運欣欣然取其資治通鑑歸。

不可一時無周媽

王闓運於清咸豐癸丑，得科舉人，從此就食四方。他不僅博通經史，詩文詞賦皆長，猶具治國經軍大略。他初館蕭順，為其倚重，嘗以軍旅之事相諮詢。復入胡林翼幕，主張「以湘鄂自立

，徐平髮捻，逐清建夏」。不料胡林翼聽不進他這樣的話，因而辭歸。旋說曾國藩「略南洋諸埠，以蔽閩粵」。亦未為所同。繼又說：「與其出死力替別人爭天下，何不自己來創造垂統」。逼得「誠拙惟謹」的曾湘鄉，連說「狂妄！狂妄！」再事四川總督丁寶楨，獻「先營衛藏，為印後援以抗英」之計，為丁所激賞。惜不久而丁歿，王闈運傷感交集的說：「丁之歿，吾志之不行也」。自此不再談大略。至晚歲又得門人楊哲子（度）的推薦，受袁世凱聘為國史館長，兼參議院參政，民國二年三月赴北平就職，至十一月南歸



雄才大略志不得伸的湘綺老人王闈運。

，於民國五年去世，享壽八十五歲。可以說他一生徒具雄才大略，志不得伸。

王闈運幼既家貧，老亦不置產，每出不得志，退居龍開河老家，顏曰湘綺樓，年久不修，難蔽風雨；下雨的時候，屋內要舉傘，床上要加蓋油紙，以防漏濕。在這樣窘困的情況下，他常以「湘綺樓的雨」為詩文，自我解嘲。

他六十歲那一年，其妻蔡夫人就去世了。隨得同鄉周某之妻相侍從，鄉人都稱他「周媽」，是一個相當醜俗的女人，王闈運獨鍾愛之，不僅平日同床來去自如，即一飲一食亦無周媽不樂。舉凡宴會不邀周媽者不獨與，席次上不僅周媽併坐者不入。民國二年入北平就任國史館長，晉見袁世凱，亦偕周媽伴隨。

有人說文人都有一種怪癖，也可以說都帶有幾分瘋癲。傳言王闈運就有愛嗅周媽的「裹脚布」的怪癖。我鄉舊式婦女，自幼就用白布纏足，使其纖細。其布寬約二寸，長約丈餘，鄉人常以「王大娘的裹脚布，又臭又長」，譏其不善為文者。究不知王闈運有此怪癖否？僅可姑妄聽之也。

先輩們都說過，王闈運身材清俊，談吐清朗，才氣磅礴，胸襟恢宏，能言善道，偶得知己，拊掌以論天下大事，談經學，論經濟，言政事，謀軍略，無不侃侃而談，鞭辟入理。他穿着的一襲長袍大褂，經常用兩袖揩拭鼻涕，以至

污垢生光，亦不加洗滌，乍相見時，土裏土氣，完全一副多烘老學究的神態，如果不是久聞其名，實在不敢相信他是一位飽學之士。

他在其貧窮苦讀的生活中，變饋經史，有其輝煌的成就，寫下甚多傳世的著作，如尚書箋、禮經箋、小戴記箋、春秋公羊箋、春秋例表、論語箋、墨子列子註，稱得是著述等身。其湘綺樓日記和湘軍志，更是考證清史最具參考價值的。

他先後主講四川尊經書院，長沙校經書院，衡陽船山書院，桃李滿天下，其如楊哲子、夏午詒之輩，皆遜清之儒彥。惟於張仲颺、曾招吉、齊白石三人，最為得意。他們三人都沒進過什麼講堂、書院，算是入室弟子，世稱為「王門三匠」。

張鐵匠成了教務長

張仲颺，亦名登壽，是湘潭烏石舖人。世業農，八歲而孤，家貧無以為炊，他自己便替鄰家牧牛，晚上得東主的兒子指點，讀三字經及論語。年十五，改習鐵工。我鄉農家所用的農作器具，都是僱鐵工來家製造；鐵工習為師徒兩人，師司爐，徒掌錘，是一種用苦力的工作，張仲颺雖操此業，仍不忘讀書，即在操作間斷的片刻，也不放過。一日他正在鐵爐邊朗誦孟冬野的詩句，王闈運適往山郊掃墓，驚聞朗朗的讀書聲，出自農家茅屋，奇而入視，見是一鐵匠，一手扶錘，一手舉書，高聲朗誦，旁若無人。王闈運就相詰問，又閱讀彼自行篋中取示的作品，認是天賦異才，又能劬劬好學，遂告以是王某人，願收為門

弟子，張仲颺欣然下拜，從此便跟了王闓運鑽研經史詩文，不數年而學業大有成就，後來做了湖南高等學堂的教務長。

光緒二十五年，齊白石拜王闓運為師，湘綺樓日記曾有這樣的記載：「看齊木匠刻印作畫，又一寄禪張先生也。」他所指的寄禪張先生就是張仲颺。不過寄禪却是湘潭另外的一個「怪人」，八指頭陀黃寄禪和尚。寄禪幼貧，十歲失恃，十一歲而孤，日為農家牧牛，晚歸借書自讀；嗣入周雲帆師塾館煮茶飯，夜間求周老師教他讀書，十八歲便已投湘陰法華寺出家，後來又到衡山南嶽祝聖寺苦修，為了表示虔誠，自在佛前斬斷兩指燃油供佛，所以稱為「八指頭陀」。他於唐宋詩有獨到之見，惟書法奇劣，且不善書寫筆法較多之字，還有口吃的毛病，其久居南嶽再回湘潭時，曾為楊哲子寫詩，許多字都不能鉤劃，楊哲子笑他「有筆難使，有口難言」。他說：「字不欲工，略有寫意；語不欲明，略表話意。」他寫「花下一壺酒」，忘記壺字怎樣寫了？便畫個酒壺，一時傳為佳話。王闓運竟把他當作了張仲颺，大概是張、黃兩人的出身和學業上的成就，不相軒輊也。

曾銅匠身殉大氣球

曾招吉，本是江西人，少時入湘潭。我們湖南，有很多行業，為江西人所獨佔，如金飾店，中藥店、棉被店、碼頭上的搬運伙，以及流動的補碗匠，製造銅器的銅匠，都是江西人，湘人都稱他們「老表」。曾招吉就是從江西來湖南以製

銅器為生的銅匠，說他在十三歲時就跟師父肩着擔子來到我們湖南，祇是一個略識之無的苦孩子，不久他師父在衡陽病死，他就徒承師業，在湖南各地東飄西蕩，招攬生意。我鄉習俗，凡中等人家，女子出嫁，必備木器什物作嫁奩，要延請江西來的銅匠，在家製造銅鎖銅器，有至一兩個月者，多在秋冬之交。

那是王闓運鄉居時期，曾招吉在湘潭龍開河湘綺樓的鄰家製造銅器，他每日工餘，手不釋卷，焚膏繼晷，必至深夜。主家見有銅匠如此好學，引薦王闓運，納為弟子，授以經學。

曾招吉生性慧敏，博聞強記，不幾年間，文學的造詣，大有突飛猛進之勢，為王闓運所重。他學成之後，不再操製造銅器的手藝，「落葉歸根」，回了江西，任教南昌高等學堂。光緒三十年邀王闓運遊廬山，滕王閣諸勝境，鐵匠張仲颺，木匠齊白石，均與其盛，「王門三匠」，從此名噪一時。曾招吉後來異想天開，以製造空運大氣球為業；其氣球可坐二人，任風吹。惜天不假年，他於試驗時墮水喪命。

齊木匠「王門立血」

「王門三匠」中的木匠齊白石，畫名馳天下，壽年亦高，故知道他的人很多。關於他苦讀、學畫、刻印的經過，以及他的古怪脾氣，近年來已有很多記載的文字，也一直為人樂於傳誦。

齊白石僅於八歲時讀過半年書，識字不多，他二十七歲的時候，在同鄉胡沁園家做木工，才再得胡家塾師陳少審的指點，讀些唐詩，他常用

「白眼字」暗中自註生字之音，寫在書頁下端的裏面，溫習時對照着看。因白天做工，要到夜晚才有時間讀書，他每夜打油點燈（我鄉農家都將桐油放在燈盞裏，用一兩根燈草點光。打油，就是買油。），在沒錢打油的時候，便到山上砍伐有油脂的松枝點火來讀。是這樣子用功十年，到三十七歲，才正式拜王闓運為師，得承講解經史詩文。至於正式從師學畫，就較早些，那是光緒四年，他才十六歲，一面從粗製作木匠轉習雕花木工，拜周之美為師；一面從蕭鄉陳學畫。蕭是湘潭朱亭人，距齊白石住的地方白石舖，有三十里路遠，齊白石每去請益，在寒冬下雪的天氣，腳着牛皮透桐油的木屐（木屐，是我鄉一種有名的雨鞋。俗謂「湘潭木屐醜醜傘，益陽女子不用揀。」）步行，常將腳背磨破，他每行過我家小憩，我祖父說他兩腳血流如注，而不覺痛楚，大有「程門立雪」的精神。

他拜王闓運為師，是得自王闓運的鐵匠門人張仲颺的引見。那是光緒二十年齊白石三十二歲的時候，在同鄉黎薇蓀（清光緒甲午翰林。）家做木工，這年他和黎薇蓀兄弟學習刻印，又結為龍山詩社的社友，他還是社長。這時候的張仲颺已經學成，不再業鐵工，亦與黎薇蓀兄弟善，常至黎家論詩文，齊白石因而得識，後來他們又成了兒女親家（齊白石的三子良琨娶張仲颺的次女為妻。）王闓運稱他們為「兩疇士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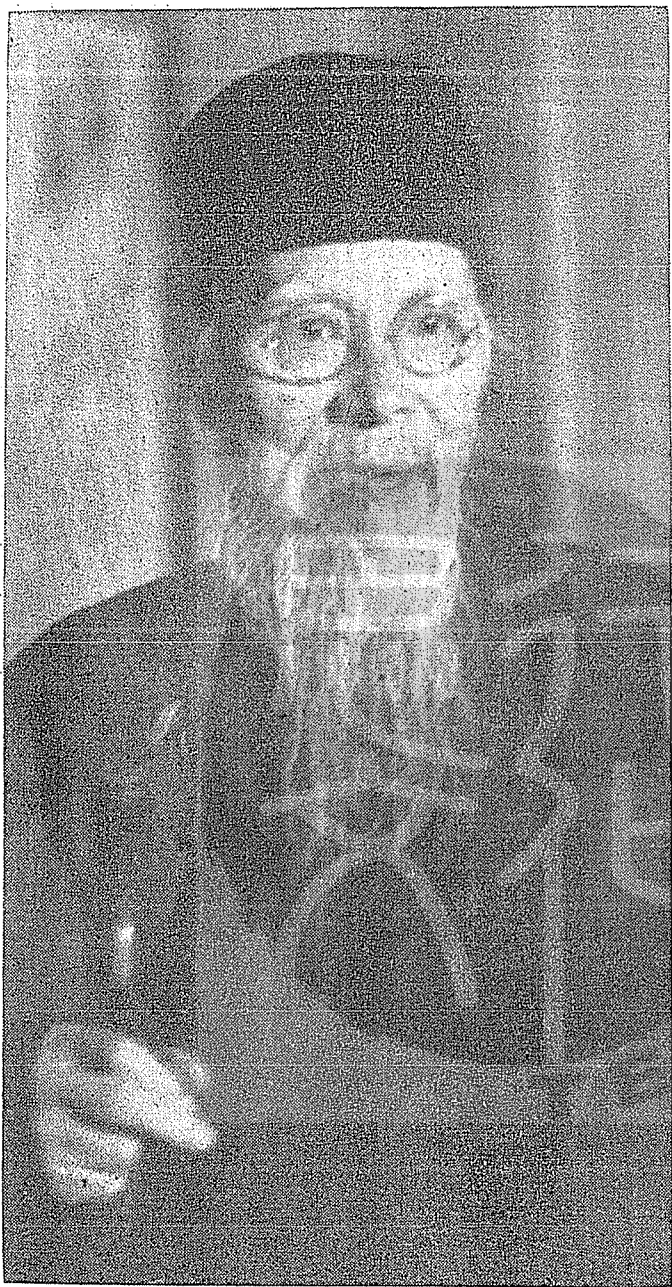
齊白石和他的女看護

齊白石正式拜王闓運為師，那是在見識了五

年之後的事。王曾語同鄉吳熙說：「各人有各人的脾氣，我門下有鐵匠、銅匠，還有個木匠也好學，但他總不肯爲我弟子」。因爲齊白石這個人，不但聰明好學，還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。胡適之爲其寫年譜說：「白石雖然拜在湘綺門下，但他的性情與身世，都使他學不會王湘綺那一套假古董。」這話倒很實在，他和王闓運那「江湖唇脂之士」的作風，是截然不同的。第一，他不做官。早年在其輓胡沁園的聯語就表明了心志：「衣鉢得真傳，三絕不愁知己少；功名應無分，一

生長笑折腰卑。」後來他得夏午詒之邀遊陝西，賣畫鬻印得來潤筆四百多兩銀，南還之時，夏要爲他捐一縣丞，他說：「我要回家，買屋置田，自耕自食，好好做個良民。」從西安回鄉，路過京師，樊樊山又要薦他爲慈禧太后的畫師，他又以「平生怕見貴人」而懇辭了。日本侵華，北平淪陷的時期，敵僞什麼「東亞共榮」的機構要聘他做委員，他就杜門謝絕，連畫都不賣給日本人，日人多方脅迫，他又寫下「我死後，子孫永不得做日本官」的家訓，表示決心。民國三十八年

，大陸赤禍瀰漫，毛澤東裝着湘潭同鄉的假面孔，由郭沫若陪同去見他，要請他做僞人代會湘潭的代表，他連說「我是木匠出身，能做什麼代表？你們祇要不鬭爭我就很好了。」如是種種，他都能堅定心志，不爲所動，誠然不是一個普通的木匠所能做到的。第二，他不赴宴。「無酒即飽飯，有酒還獨斟。時有佳客招我飲，擺袖却酒非却金。左手取金右手畫，賣畫買酒惠我深。置酒見招我獨飲，沽酒還家舉家飲。……請我不到君莫嗔，我請樊山亦不到。」這是樊樊山題的「白石老人却飲圖」的詩。齊



傲骨嶙峋畫壇獨步的白石老人齊璜

白石生長鄉村，節儉成習，不喜歡酒宴應酬，他認爲雖不能積極提倡不宴客的節約運動，最低也要做到消極的不赴宴。不過有時候他也設宴請客，但他總是在「刻己待人」的原則下，儘量節省，如宴席中應備的煙瓜子水果，他都會預先自買，分量也很恰當，不須館店代備。宴席終了若還有賸餘的菜食，他也要親自照應館店的堂倌，替他送回家，他沒有一點感到難爲情的樣子，可說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節儉作風。第三，他不受禮。他認爲送禮，彼來我

往，也是一大浪費。他在其北平西城跨車胡同十五號寓所的門首，貼着「送禮者決不受，門房謹知」的告白。我在北平侍居時期，曾見某君送他禮物，他當面囑其「原禮帶回」。又李宗仁主北平行轅時，以敬老為名，送他一袋麵粉，他也給退回。我很了解他不受禮物的心意；一是避免浪費，一是不欠人情。倘如他受了人家的禮物，也不能派什麼用場，反而要作畫酬答人家，不受禮，就可以不畫畫送人了。第五，他不開畫展。他對於他的作品，從不作自我宣傳。他五十八歲那年，避鄉亂徙居京師，因他的畫筆是走的朱雪個冷逸的筆法，識之者不多，他既不求名人題介，也不舉行畫展。民國十一年陳師曾往日本，替他賣杏花等畫，每幅百金，二尺紙的山水得二百五十金。同鄉賓愷南聞知其事，勸往遊日本開畫展，說可以致富。他說：「居京華已九年，可以過活。饑則有米，寒則有煤，無須多金反為憂慮也。」最主要的他還是以為開畫展，事先要請人介紹，拉關係，最後欠得一身人情債，大可不必。民國三十五年，中華全國美術會邀他南遊京、滬，曾在兩地舉行過他的作品展覽，賣出兩百多張畫，等他回到北平，因通貨膨脹，法幣貶值，所得連十袋麵粉都買不到。像這樣兩次大畫展的結果，他倒是沒有特別表現痛惜的樣子，想必是早就預料到了。從這些方面，十足顯示齊白石是一個生來就具有傲骨和怪脾氣的人。此外他對於家庭瑣事，也從不假手於人，一直到老，都是自己照應，比如煤、米、油、鹽，這些日常食用物品，也一一清點經營；至於金錢、印章、書畫之

屬，更是收藏惟謹，鎖上加鎖了。我日常看他早晨起來要開鎖量米為炊，客來要開鎖取茶葉為飲，畫畫要開鎖用印，他都不厭其煩，一串串的鑰匙，都繫在身上，這也是一般人引以為怪的。他晚年似也有其王闓運師的怪癖，很看重他身邊的女看護夏文珠，幾乎是一日無夏文珠不安。民國三十七年多，他曾準備來臺，惟遲遲不能決，終

於滯留北平，夏文珠之不願同行，是其最大阻力。我們對於王門的鐵匠張仲颺，銅匠曾招吉，木匠齊白石，也稱為近代湘潭的「三怪」，怪在家皆赤貧，絕對無力讀書，而能自力嚮學，挺出名，都做了大學的教授。

※ ※ ※ ※

介景新律師啓事

本律師事務所業已遷移至臺北市信義路三段一二二號之一（三樓）辦公，電話改為七八二九六五，住宅電話仍為七七二七二四，此啓。

章君穀著 袁世凱傳 業已出版

分裝一、二兩册
合售叁拾陸元

——一代梟雄——

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，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丕然為之一振。他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命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穀先生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，自在本刊連載，極獲讀者歡迎，全稿項已殺青，並已出版單行本，廿餘萬言三百餘頁，附以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定價一、二兩册合售叁拾陸元。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。（郵票通用）